

哈尼语阿卡话语素拷贝的形式与性质*

杨 云

[提要] 本文讨论哈尼语阿卡话语素拷贝的形式与性质。语素拷贝是将语素的同一形式拷贝到不同的句法位置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拷贝的形式可以分为整体拷贝和部分拷贝。语素拷贝的功能主要是转化词类,通过拷贝使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或量词。语素拷贝的性质不是重叠式构词、构形,而是一种句法手段。

[关键词] 哈尼语阿卡话 语素拷贝 句法手段 词类转化

一 引言

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其内部分为哈雅、碧卡和豪白三大方言。哈雅方言又分为哈尼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碧卡方言又分为墨江菜园碧约土语、墨江民兴卡多土语和墨江雅邑大寨哦怒土语,豪白方言又分为墨江水葵豪尼土语和墨江坝利白宏土语(戴庆厦、段颢乐 1995:176)。阿卡话是哈尼族 a³¹kha³¹“阿卡”支系使用的语言,属哈尼语哈雅方言雅尼次方言。

哈尼语各方言土语同一句法结构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形式相同成分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成分在句法结构中承担不同的句法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与构词、构形重叠相似,但实质上并非重叠,而是句法操作的结果,本文将哈尼语中的这种句法操作称为“语素拷贝”^①,即拷贝一个词的整体或部分形式作句法成分,一般是作谓语动词或量词。哈尼语通过语素拷贝将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以及构成名动短语的现象,有的学者处理为“名动词同源”(李永燧 1990a)、“动宾词组”(李泽然 2013:59)或“宾谓同形短语”(戴庆厦、李浩 2019);有的学者从名词重叠或叠音改变词类范畴的角度进行讨论,如名词重叠后一个音节构成支配结构(戴庆厦 2009b:29;戴庆厦等 2009:14;经典 2015:30),哈尼语名、量、动词同源现象“从语音上看是一种叠音形式,从语法意义上讲是一种词性变化”(李永燧 1990a),哈尼语名词的叠音部分可用作动词表示存在(白碧波 1991),哈尼语卡多话复音节名词可取后一个音节当动词(赵敏、朱茂云 2011:66)。另外,同属于藏缅语族的景颇语和载瓦语也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民族语言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18ZDA298)”阶段性成果。论文得到导师黄成龙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在转换语法的框架内,“拷贝(copying 或 copy)”这一术语“指一种基本的句法操作,即将短语标记中一个组构成分复制后添写到短语标记的某个其他部分”(克里斯特尔 2000:88)。本文借用这一术语指哈尼语中类似的句法操作。因哈尼语中“拷贝”所涉形式有些为单音节词,有些为双音节词中的语素,有些甚至为双音节词中意义不明的音节,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采用“语素拷贝”这一术语,“语素拷贝”所涉形式也以“拷贝语素”赅之。

与哈尼语通过语素拷贝构成动词相类似的现象，即“宾谓同形短语”（戴庆厦 2009a）或“宾动同形短语”（朱艳华 2013）。

哈尼语通过语素拷贝使拷贝语素转化为量词的现象，以往论著中使用的术语有“反响型量词”（李永燧 1990a；经典 2013；李浩、赵正丽 2016；赵勇 2021）、“兼用名量词”（李批然 1992）、“反身量词”或“名量词同源”（李永燧 1990a）等。这一现象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中普遍存在，此类拷贝式量词学界一般称之为“反响型量词”（徐悉艰 1987，1994；戴庆厦、蒋颖 2005；蒋颖 2006:59；杨将领 2011；普忠良等 2020；王琳 2020；祝安霞 2021），但也有论著使用“拷贝型量词”（李宇明 2000）。

有的学者从重叠构词的角度对哈尼语中的语素同形现象进行讨论，如“哈尼语使用重叠手段构成丰富的修饰式复合词（其他关系的复合词很少用重叠手段）。利用重叠构成词时，一般是重叠双音节词的词根部分”（傅爱兰、李泽然 1996），“双音节名词的语素能够重叠其中一个音节构成四音节的复合词”（戴庆厦 2009b:29），“重叠是构成复合词的一种手段，名词的重叠构成了丰富的修饰式复合词”（赵敏、朱茂云 2011:21），“大名和小名相叠，起一个复合词的作用”（李永燧 1990b:35）。杨艳（2016:72）则认为哈尼语窝尼话双音节名词重复后一个音节可表小称。

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龙镇勐宋村阿卡话（以下简称“阿卡话”）^①为研究对象，基于阿卡话的语言事实，从句法操作的新视角来考察阿卡话语素拷贝的形式、功能及性质。

二 语素拷贝的形式与功能

阿卡话语素拷贝可以分为整体拷贝和部分拷贝。整体拷贝指拷贝整个单音节名词；部分拷贝指拷贝双音节名词的某一语素或音节^②。根据拷贝语素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名词语素、形容词语素、动词语素和“无意义音节”。阿卡话整体拷贝和部分拷贝可以构成名动短语或名数量短语，本文称之为“拷贝式名动短语”和“拷贝式名数量短语”。

（一）拷贝式名动短语

整体拷贝和部分拷贝都可以构成拷贝式名动短语，拷贝语素都充当动词。

1. 整体拷贝

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到原名词之后作动词，二者一起构成拷贝式名动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bja ³¹	记号	bja ³¹ bja ³¹	做/有记号
记号		记号 拷贝:做/有	
bø ³³	洞	bø ³³ bø ³³	钻/有洞
洞		洞 拷贝:钻/有	

^① 勐宋村阿卡话为笔者母语，使用人口约 2000 人。勐宋村由 12 个自然村小组组成，其中 8 个村小组是哈尼族阿卡人村寨，3 个村小组是哈尼族阿克人村寨，1 个村小组是拉祜族村寨。本文研究基于笔者在勐宋村曼加坡坎哈尼族阿卡人村小组所获田野调查语料，文中语料皆经过核实。

^② 部分双音节名词中，有一个音节是有实义的语素，但另一个音节的意义目前暂不明。本文把部分拷贝所涉此类意义暂不明的音节称作“无意义音节”，标注为“X”。

bəŋ ³¹	窝	bəŋ ³¹ bəŋ ³¹	做/有窝
窝		窝 拷贝:做/有	
u ³³	蛋	u ³³ u ³³	孵蛋
蛋		蛋 拷贝:孵	
khe ³¹	屎	khe ³¹ khe ³¹	屙屎
屎		屎 拷贝:屙	
ləŋ ³³	泥塘	ləŋ ³³ ləŋ ³³	(牛)滚泥塘
泥塘		泥塘 拷贝:滚	

2. 部分拷贝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首音节或尾音节语素作动词,与双音节名词一同构成名动短语。

①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语素作动词

A.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名词语素作动词

“名词语素+名词语素”“动词语素+名词语素”“前缀+名词语素”构式的双音节名词,拷贝其尾音节名词语素作动词,二者一起构成名动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mi ³¹ teho ³¹	女性朋友	mi ³¹ teho ³¹ teho ³¹	交女性朋友
女人 伙伴		女性朋友 拷贝:交	
ya ³³ u ³³	鸡蛋	ya ³³ u ³³ u ³³	孵鸡蛋
鸡 蛋		鸡蛋 拷贝:孵	
ŋø ⁵⁵ ma ³³	噩梦	ŋø ⁵⁵ ma ³³ ma ³³	做噩梦
哭 梦		噩梦 拷贝:做	
tx ³¹ si ³¹	板栗	tx ³¹ si ³¹ si ³¹	结板栗
嗑 果子		板栗 拷贝:结	
a ⁵⁵ si ³¹	果子	a ⁵⁵ si ³¹ si ³¹	结果子
前缀 果子		果子 拷贝:结	

B.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形容词语素作动词

“名词语素+形容词语素”和“形容词语素+形容词语素”构式的双音节名词,拷贝其尾音节形容词语素作动词,二者一起构成名动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dzi ⁵⁵ zɛ ³¹	酒鬼	dzi ⁵⁵ zɛ ³¹ zɛ ³¹	(喝)醉
酒 醉		酒鬼 拷贝:醉	
xo ³¹ ɕu ⁵⁵	黄米饭	xo ³¹ ɕu ⁵⁵ ɕu ⁵⁵	蒸黄米饭
饭 黄		黄米饭 拷贝:蒸	
u ⁵⁵ ləŋ ⁵⁵	热水	u ⁵⁵ ləŋ ⁵⁵ ləŋ ⁵⁵	烧水
水 热		热水 拷贝:烧	
ɕa ³¹ dze ³¹	肉瘤	ɕa ³¹ dze ³¹ dze ³¹	长肉瘤
肉 多		肉瘤 拷贝:长	
gu ⁵⁵ ne ⁵⁵	生红 (用生猪血制作的一道菜)	gu ⁵⁵ ne ⁵⁵ ne ⁵⁵	做生红
亮 红		生红 拷贝:做	

C.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动词语素作动词

“名词语素 + 动词语素”“动词语素 + 动词语素”“前缀 + 动词语素”构式的双音节名词，拷贝其尾音节动词语素作动词，二者一起构成名动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mi ⁵⁵ lu ³³	地震	mi ⁵⁵ lu ³³ lu ³³	地震
土 震动		地震 拷贝:震动	
zu ³¹ yuj ³¹	枕头	zu ³¹ yuj ³¹ yuj ³¹	枕枕头
睡 枕		枕头 拷贝:枕	
da ⁵⁵ ta ³¹	木桩	da ⁵⁵ ta ³¹ ta ³¹	打桩
靠着 敲		木桩 拷贝:打	
xa ³³ ba ³¹	扁担	xa ³³ ba ³¹ ba ³¹	挑扁担
前缀 挑		扁担 拷贝:挑	
a ⁵⁵ dzu ³³	痒	a ⁵⁵ dzu ³³ dzu ³³	搔痒
前缀 痒		痒 拷贝:搔痒	

②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首音节语素作动词

阿卡话拷贝双音节名词首音节语素的现象较少^①。“名词语素 + 形容词语素”“名词语素 + 无意义音节”“动词语素 + 无意义音节”“形容词语素 + 无意义音节”等构式的双音节名词，通过拷贝其首音节语素一起构成名动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si ³¹ xa ³¹	苦果 (一种野果)	si ³¹ xa ³¹ si ³¹	结苦果
果子 苦		苦果 拷贝:结	
si ³¹ pu ³³	无花果	si ³¹ pu ³³ si ³¹	结无花果
果子 X		无花果 拷贝:结	
za ³³ phjo ⁵⁵	扫把	za ³³ phjo ⁵⁵ za ³³	扫地
扫 X		扫把 拷贝:扫	
tche ⁵⁵ lv ⁵⁵	酸多依 (一种野果)	tche ⁵⁵ lv ⁵⁵ tche ⁵⁵	泡酸多依
酸 X		酸多依 拷贝:泡	

要注意的是，阿卡话还有一类短语，形式上与以上所讨论的通过双音节名词后一语素或音节拷贝构成的拷贝式名动短语类似。这类短语由三个音节构成，后两个音节同形，但前两个音节不是双音节名词。例如：

ya ³¹ na ³¹ na ³¹	休息	mε ³¹ dzo ³³ dzo ³³	漱口
力气停 拷贝:休息		嘴 洗 拷贝:漱	
la ⁵⁵ khu ⁵⁵ khu ⁵⁵	做招魂 (仪式)	la ³¹ tsa ³¹ tsa ³¹	握手
魂 叫 拷贝:做		手 连接 拷贝:握	
zu ⁵⁵ da ³³ da ³³	上新房 (办乔迁仪式)	za ⁵⁵ mja ³¹ mja ³¹	刈地
房子 上 拷贝:上		田地 刈 拷贝:刈	

^① 戴庆厦、段颢乐 (1995:73) 也提到“名词与形容词或另一个名词组成修饰关系的结构时，大多重叠双音节名词的后一音节，有少数重叠前一个音节”。哈尼语西摩洛话构成类似结构时，也是双音节名词的第二个音节可以重叠 (戴庆厦等 2009:14)。

以上三音节形式的短语在句子中可以独立存在，但其前两个音节 $ya^{31} na^{31}$ 、 $m\epsilon^{31} dz\alpha^{33}$ 、 $la^{55} khu^{55}$ 、 $la^{31} tsa^{31}$ 、 $zunj^{55} da^{33}$ 和 $za^{55} mja^{31}$ 在句子结构中都不能单独使用。例如：

- (1) a. $\eta a^{55} ur^{31} n\alpha j^{33} ya^{31} na^{31} na^{31} ye^{33}$.
我 今天 力气 停 拷贝:休息 陈述语气
b. $*\eta a^{55} ur^{31} n\alpha j^{33} ya^{31} na^{31} ye^{33}$.
我 今天 力气 停 陈述语气
我今天休息。

例(1b)是不合乎语法的句子，因为句中的名词语素 ya^{31} “力气”和动词语素 na^{31} “停”并非一个结构凝固的名词，不可以单独用于句法结构中，而只是 $ya^{31} na^{31} na^{31}$ 这个短语的构成部分，只能以例(1a)中的 $ya^{31} na^{31} na^{31}$ “休息”这个短语形式出现在句法结构中。

而基式双音节名词及在其基础上构成的拷贝式名动短语则不同。例如：

- (2) a. $a^{31} phi^{31} x\alpha^{31} tea^{31} dza^{31}$. 奶奶吃稀饭。
奶奶 饭 煮 吃
b. $a^{31} phi^{31} x\alpha^{31} tea^{31} tea^{31}$. 奶奶煮稀饭。
奶奶 饭 煮 拷贝:煮

例(2a)和(2b)都是合乎语法的句子，其中的名词 $x\alpha^{31} tea^{31}$ “稀饭”由名词语素 $x\alpha^{31}$ “饭”和动词语素 tea^{31} “煮”构成。这个结构凝固的双音节名词既可以单独使用，如例(2a)中的 $x\alpha^{31} tea^{31}$ “稀饭”，也可以作为拷贝式名动短语的构成部分在句法结构中出现，即例(2b)中的名动短语 $x\alpha^{31} tea^{31} tea^{31}$ “煮稀饭”。

在不同句法结构中，拷贝语素可以用作存在动词或者及物动词。具体而言，存在结构中，名词或语素通过语素拷贝充当存在动词，表达名词论元的存在；而在及物动词句中，名词或语素通过语素拷贝充当及物动词，表达施事者发出的动作行为。例如：

- (3) $mi^{55} tsha^{31} -\gamma\alpha j^{55} b\alpha^{33} b\alpha^{33} \eta a^{55}$. 地上有洞。
地-位格 洞 拷贝:有 亲见示证
(4) $o^{33} phi^{31} mi^{55} tsha^{31} -\gamma\alpha j^{55} b\alpha^{33} b\alpha^{33} \eta a^{55}$. 竹鼠在地上钻洞。
竹鼠 地-位格 洞 拷贝:钻 亲见示证
(5) $a^{55} b\alpha^{55} -\gamma\alpha j^{55} b\alpha j^{31} b\alpha j^{31} \eta a^{55}$. 树上有窝。
树-位格 窝 拷贝:有 亲见示证
(6) $a^{55} dzi^{55} a^{55} b\alpha^{55} -\gamma\alpha j^{55} b\alpha j^{31} b\alpha j^{31} \eta a^{55}$. 鸟在树上做窝。
鸟 树-位格 窝 拷贝:做 亲见示证

例(3)和(5)中，单音节名词 $b\alpha^{33}$ “洞”和 $b\alpha j^{31}$ “窝”分别出现在存在结构中，作“存在物”；这两个名词整体拷贝后作存在动词 $b\alpha^{33}$ “有”和 $b\alpha j^{31}$ “有”，表示论元 $b\alpha^{33}$ “洞”和 $b\alpha j^{31}$ “窝”的存在，构成名动短语 $b\alpha^{33}$ (洞) $b\alpha^{33}$ (有) “有洞”和 $b\alpha j^{31}$ (窝) $b\alpha j^{31}$ (有) “有窝”。而在例(4)和(6)中，名词 $b\alpha^{33}$ “洞”和 $b\alpha j^{31}$ “窝”都出现在受事位置充当受事论元，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后作及物动词，表示施事论元 $o^{33} phi^{31}$ “竹鼠”发出的动作行为 $b\alpha^{33}$ “钻(洞)”和施事论元 $a^{55} dzi^{55}$ “鸟”发出的动作 $b\alpha j^{31}$ “做(窝)”。

(二) 拷贝式名数量短语

阿卡话通过整体拷贝或部分拷贝，可将单音节名词或双音节名词的首、尾音节语素或无意义音节转化为量词。阿卡话量词与名词组合时，其间必须嵌入数词，构成“名词+数词+拷

贝:量词”式名数量短语。这类名数量短语有三种:第一种是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作量词,量词与被拷贝名词完全同形;第二种是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语素或无意义音节作量词,量词与被拷贝语素或音节同形;第三种是拷贝双音节名词的首音节语素或无意义音节作量词,量词与被拷贝语素或音节同形。

1. 整体拷贝

阿卡话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后作量词,同形名词与量词间嵌入数词,构成拷贝式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do ³¹	话	do ³¹ thi ³¹ do ³¹	一句话
话		话 一 拷贝:句	
lo ³¹	船	lo ³¹ ni ³¹ lo ³¹	两条船
船		船 二 拷贝:条	
ya ³³	网	ya ³³ ni ³¹ ya ³³	两张网
网		网 二 拷贝:张	
phu ³³	村子	phu ³³ thi ³¹ phu ³³	一个村子
村子		村子 一 拷贝:个	
phø ⁵⁵	竹筏	phø ⁵⁵ thi ³¹ phø ⁵⁵	一个竹筏
竹筏		竹筏 一 拷贝:个	
zunj ⁵⁵	房子	zunj ⁵⁵ thi ³¹ zunj ⁵⁵	一座房子
房子		房子 一 拷贝:座	
mɿ ³¹	城市	mɿ ³¹ thi ³¹ mɿ ³¹	一座城市
城市		城市 一 拷贝:座	

2. 部分拷贝

部分拷贝主要出现在双音节名词中。拷贝的内容包括双音节名词的名词语素、形容词语素和动词语素,双音节单纯名词的首音节或尾音节,以及双音节附加式名词的无意义尾音节。拷贝的语素或音节在拷贝式结构中作量词。

①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作量词

A.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名词语素作量词

拷贝“名词语素+名词语素”“前缀+名词语素”双音节词尾音节名词语素作量词,两者之间嵌入数词,构成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mi ⁵⁵ bø ³³	地洞	mi ⁵⁵ bø ³³ thi ³¹ bø ³³	一个地洞
土 洞		地洞 一 拷贝:个	
tche ⁵⁵ si ³¹	谷子	tche ⁵⁵ si ³¹ thi ³¹ si ³¹	一粒谷子
米 果子		谷子 一 拷贝:粒	
xo ³¹ tchu ³³	饭包	xo ³¹ tchu ³³ ŋa ³¹ tchu ³³	五包饭包
饭 包		饭包 五 拷贝:包	
cuŋ ⁵⁵ khui ⁵⁵	三脚架	cuŋ ⁵⁵ khui ⁵⁵ ŋa ³¹ khui ⁵⁵	五个三脚架
铁 脚		三脚架 五 拷贝:个	

a ⁵⁵ zɛ ³³	花	a ⁵⁵ zɛ ³³ thi ³¹ zɛ ³³	一朵花
前缀 花		花 一 拷贝:朵	
a ⁵⁵ bɔ̃ ³¹	笋子	a ⁵⁵ bɔ̃ ³¹ thi ³¹ bɔ̃ ³¹	一个笋子
前缀 笋		笋子 一 拷贝:个	

B.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形容词语素作量词

拷贝“名词语素+形容词语素”构式名词的尾音节形容词语素作量词，两者之间嵌入数词，构成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ea ³¹ na ³³	痣	ea ³¹ na ³³ thi ³¹ na ³³	一颗痣
肉 黑		痣 一 拷贝:颗	
ea ³¹ kɔ̃ ³³	肉干	ea ³¹ kɔ̃ ³³ θ ³¹ kɔ̃ ³³	四根肉干
肉 干的		肉干 四 拷贝:根	

C.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动词语素作量词

阿卡话尾音节为动词语素的双音节名词，其构成形式有“名词语素+动词语素”和“动词语素+动词语素”两种。拷贝此类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动词语素作量词，两者之间嵌入数词，构成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tshɔ ⁵⁵ mjəŋ ⁵⁵	名字	tshɔ ⁵⁵ mjəŋ ⁵⁵ thi ³¹ mjəŋ ⁵⁵	一个名字
人 取名		名字 一 拷贝:个	
sɔ ³¹ bɔ̃ ³¹	字	sɔ ³¹ bɔ̃ ³¹ ŋi ³¹ bɔ̃ ³¹	两个字
墨 写		字 二 拷贝:个	
ŋo ³¹ ka ³³	钉耙	ŋo ³¹ ka ³³ thi ³¹ ka ³³	一把钉耙
牛 耙		钉耙 一 拷贝:把	
xɔ ³¹ da ³¹	席子	xɔ ³¹ da ³¹ suŋ ⁵⁵ da ³¹	三张席子
铺 垫		席子 三 拷贝:张	
da ⁵⁵ the ³¹	火钳	da ⁵⁵ the ³¹ thi ³¹ the ³¹	一个火钳
依靠 夹		火钳 一 拷贝:个	
da ⁵⁵ dza ³³	尺子	da ⁵⁵ dza ³³ thi ³¹ dza ³³	一把尺子
依靠 测量		尺子 一 拷贝:把	

D. 拷贝双音节名词的无意义尾音节作量词

拷贝“无意义音节+无意义音节”式双音节名词的后一个无意义音节作量词，两者之间嵌入数词，构成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mɛ ⁵⁵ tsa ³¹	瓶子	mɛ ⁵⁵ tsa ³¹ thi ³¹ tsa ³¹	一个瓶子
X X		瓶子 一 拷贝:个	
khu ³¹ bɛ̃ ³³	口袋	khu ³¹ bɛ̃ ³³ thi ³¹ bɛ̃ ³³	一个口袋
X X		口袋 一 拷贝:个	
phɔ ³¹ khui ³¹	背枷子	phɔ ³¹ khui ³¹ thi ³¹ khui ³¹	一个背枷子
X X		背枷子 一 拷贝:个	

teho ³¹ tehu ⁵⁵	坛子	teho ³¹ tehu ⁵⁵ thi ³¹ tehu ⁵⁵	一个坛子
X X		坛子 一 拷贝:个	

②拷贝双音节名词的首音节作量词

拷贝“名词语素+动词语素”“名词语素+形容词语素”“名词语素+无意义音节”和“无意义音节+无意义音节”式双音节名词首音节名词语素或无意义音节作量词，名词与量词之间嵌入数词，构成名数量短语。例如：

基式		拷贝式	
do ³¹ da ³¹	谚语	do ³¹ da ³¹ tshe ⁵⁵ do ³¹	十句谚语
话 传		谚语 十 拷贝:句	
do ³¹ mu ³¹	好话	do ³¹ mu ³¹ thi ³¹ do ³¹	一句好话
话 好		好话 一 拷贝:句	
si ³¹ lo ⁵⁵	橘子	si ³¹ lo ⁵⁵ tshe ⁵⁵ si ³¹	十个橘子
果子 X		橘子 十 拷贝:个	
si ³¹ teha ³¹	李子	si ³¹ teha ³¹ thi ³¹ si ³¹	一个李子
果子 X		李子 一 拷贝:个	
nu ³³ pja ³³	黄豆	nu ³³ pja ³³ thi ³¹ nu ³³	一颗黄豆
豆子 X		黄豆 一 拷贝:颗	
xu ³¹ ma ³¹	碗	xu ³¹ ma ³¹ thi ³¹ xu ³¹	一个碗
X X		碗 一 拷贝:个	
the ⁵⁵ sa ⁵⁵	声音	the ⁵⁵ sa ⁵⁵ thi ³¹ the ⁵⁵	一道声音
X X		声音 一 拷贝:道	

总之，通过整体拷贝或部分拷贝，名词语素、动词语素、形容词语素或无意义音节在拷贝式名数量短语中作量词，且只能作被拷贝单音节或双音节名词的专用量词。经考察发现，随着阿卡话量词的发展，这种拷贝而来的量词逐渐被通用量词替代，而且很普遍。例如：

la ³¹ tehi ³¹ thi ³¹ tehi ³¹	一个簸箕	la ³¹ tehi ³¹ thi ³¹ yu ³¹	一个簸箕
簸箕 一 拷贝:个		簸箕 一 通用量词:个	
dza ⁵⁵ tehu ⁵⁵ thi ³¹ tehu ⁵⁵	一个口哨	dza ⁵⁵ tehu ⁵⁵ thi ³¹ yu ³¹	一个口哨
口哨 一 拷贝:个		口哨 一 通用量词:个	
bu ³³ kha ³³ thi ³¹ kha ³³	一项蚊帐	bu ³³ kha ³³ thi ³¹ yu ³¹	一项蚊帐
蚊帐 一 拷贝:个		蚊帐 一 通用量词:个	
la ³¹ du ³¹ thi ³¹ du ³¹	一个手镯	la ³¹ du ³¹ thi ³¹ yu ³¹	一个手镯
手镯 一 拷贝:个		手镯 一 通用量词:个	

三 语素拷贝的性质

阿卡话语素拷贝不同于重叠，重叠是构词或构形手段^①，且重叠式基式与重叠部分之间不能添加其他成分。而阿卡话语素拷贝是按照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双音节名词拷贝其某一

^① 重叠可构成新词，还可表复数、小称、周遍性、强调或重复等，相关实例见 Inkelas & Dowing (2015)。

语素或音节的拷贝规则，通过语素拷贝把拷贝语素转化成量词或动词，是一种句法操作。拷贝语素不能离开其来源的基式形式单独存在，其意义与性质依附于基式形式，只有在拷贝式结构中才能充当动词或量词。

(一) 语素拷贝是句法操作

阿卡话通过语素拷贝，使单音节或双音节名词与拷贝语素一起构成名动短语或名数量短语，拷贝语素在拷贝式短语中作动词或量词。但是，在句法结构的编码过程中，作动词或量词的拷贝语素可以共现，遵循阿卡话 SOV 的语序，拷贝语素作动词居于句尾，作量词居于被拷贝名词或语素/音节之后，且量词前需添加数词。例如：

- (7) $no^{31}-\gamma x^{31}ba^{31}ba^{33}-\gamma \eta \eta^{55} ma^{55}-t \emptyset^{33} thi^{31} t \emptyset^{33} t \emptyset^{33} \eta a^{55}$. 你的脸上长了一颗痘。
你-领格 脸-位格 前缀-X 一 拷贝:颗 拷贝:长 亲见示证
- (8) $a^{55}bo^{55}-\gamma \eta \eta^{55} a^{55} pa^{31} thi^{31} pa^{31} pa^{31}$. 树上长了一片叶子。
树-位格 叶 一 拷贝:片 拷贝:长

例(7)中，双音节名词 $ma^{55}t \emptyset^{33}$ “痘”的尾音节 $t \emptyset^{33}$ 通过语素拷贝，在句中和句尾分别作量词 $t \emptyset^{33}$ “颗”和谓语动词 $t \emptyset^{33}$ “长”；量词 $t \emptyset^{33}$ “颗”前添加数词 thi^{31} “一”。例(8)中的双音节名词 $a^{55}pa^{31}$ “叶子”，其尾音节 pa^{31} 通过语素拷贝，在句中和句尾分别作量词 pa^{31} “片”和谓语动词 pa^{31} “长”；量词 pa^{31} “片”前添加数词 thi^{31} “一”。也就是说，通过语素拷贝，同一形式的拷贝语素在同一结构中可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句法功能也不同。

如前所述，阿卡话的整体拷贝和部分拷贝都可以构成名动短语。对名动短语进行否定时，无论是整体拷贝还是部分拷贝构成的名动短语，否定成分只能出现在拷贝作动词的语素之前。也就是说，否定词只否定作动词的拷贝语素。由此也可以说明，阿卡话的语素拷贝不是重叠，重叠式不能在基式和重叠成分之间加否定等其他成分。例如：

基式	拷贝式	拷贝式的否定式
ma^{33} 梦	$ma^{33}ma^{33}$ 做梦	$ma^{33}ma^{31}ma^{33}$ 没做梦
梦	梦 拷贝:做	梦 没 拷贝:做
$\gamma a^{33}ei^{55}$ 鸡瘟	$\gamma a^{33}ei^{55}ei^{55}$ 闹鸡瘟	$\gamma a^{33}ei^{55}ma^{31}ei^{55}$ 没闹鸡瘟
鸡 死	鸡瘟 拷贝:闹	鸡瘟 没 拷贝:闹

在句法结构中，对句中拷贝式短语进行否定时，否定词 ma^{31} 也只能置于作动词的拷贝语素之前，否定作动词的拷贝语素。例如：

- (9) a. $mi^{55} tei^{31} u^{31} ze^{55} ze^{55} \gamma a^{31}$. 昨晚下雨了。
昨晚 天 X 拷贝:下 陈述语气
- b. $mi^{55} tei^{31} u^{31} ze^{55} ma^{31} ze^{55} \gamma a^{31}$. 昨晚没下雨。
昨晚 天 X 没 拷贝:下 陈述语气
- (10) a. $a^{31}ma^{33}ga^{55}ne^{33}ne^{33}$. 妈妈跳舞。
妈妈 X X 拷贝:跳
- b. $a^{31}ma^{33}ga^{55}ne^{33}ma^{31}ne^{33}$. 妈妈不跳舞。
妈妈 X X 不 拷贝:跳

例(9a)中的双音节名词 $u^{31}ze^{55}$ “雨”，其尾音节 ze^{55} 通过语素拷贝，在名词后的句法位置上作谓语动词 ze^{55} “下”；例(9b)中，否定词 ma^{31} 置于被拷贝名词与语素拷贝而来的动词之间。例(10a)中，双音节名词 $ga^{55}ne^{33}$ “舞蹈”的尾音节 ne^{33} 通过语素拷贝，在名词

之后的句法位置上作谓语动词 ne^{33} “跳”；例 (10b) 中，否定词 ma^{31} 置于被拷贝名词与语素拷贝而来的动词 ne^{33} 之间。

综上，拷贝式名数量短语中必须嵌入数词，拷贝式名动短语的否定需将否定词置于语素拷贝而来的动词之前，都充分证明阿卡话语素拷贝不是构词、构形手段，而是句法操作。

(二) 拷贝语素的语义依附于名词

阿卡话语素拷贝而来的动词或量词的语义依附于被拷贝名词的语义，而且只能与被拷贝名词搭配使用。例如：

(11) $\eta a^{55} ea^{31} tche^{55} tche^{55} ye^{33}$. 我在腌制酸肉。

我 肉 酸 拷贝:腌 陈述语气

例 (11) 中，由名词语素 ea^{31} “肉”和形容词语素 $tche^{55}$ “酸”构成的名词 $ea^{31} tche^{55}$ “酸肉”，拷贝其尾音节形容词语素 $tche^{55}$ “酸”构成名动短语 $ea^{31} tche^{55}$ (酸肉) $tche^{55}$ (拷贝:腌) “腌酸肉”，拷贝的形容词语素 $tche^{55}$ 只能依附于被拷贝名词 $ea^{31} tche^{55}$ “酸肉”才能转化为动词“腌制”，脱离拷贝式短语 $ea^{31} tche^{55} tche^{55}$ “腌酸肉”单独使用时只能为形容词 $tche^{55}$ “酸”，不能作动词。再看例 (12)：

(12) $a^{31} khur^{31} -\gamma x^{31} a^{31} khur^{55} -\gamma \eta \eta^{55} ma^{55} -na^{55} thi^{31} na^{55} na^{55} \eta a^{55}$.

狗-领格 脚-位格 前缀-X 一 拷贝:个 拷贝:长 亲见示证

狗的脸上长了一个脓包。

例 (12) 中， $ma^{55} na^{55}$ “脓包”通过拷贝操作构成短语 $ma^{55} na^{55}$ (脓包) thi^{31} (一) na^{55} (拷贝:个) na^{55} (拷贝:长) “长了一个脓包”，其中来自双音节名词的尾音节 na^{55} 被拷贝到不同的句法位置，一个作量词 na^{55} “个”，一个作动词 na^{55} “长(脓包)”。 na^{55} 这个音节单独无意义，也不能单独使用，只有出现在拷贝式中才具有量词义或动词义。

以上例句拷贝式中的动词、量词义依附于名词，离开名词就没有其他动作或量词意义，如 $ea^{31} tche^{55} tche^{55}$ “腌酸肉”和 $ma^{55} na^{55} thi^{31} na^{55} na^{55}$ “长了一个脓包”。也就是说，拷贝式结构赋予拷贝语素 $tche^{55}$ 和 na^{55} 动词义“腌制”和“长”，赋予拷贝语素 na^{55} 量词义“个”，脱离拷贝式就没有了能够产生动词或量词功能和意义的环境。

(三) 语素拷贝的范围

阿卡话不是所有的名词都可以通过语素拷贝将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或量词。集体名词、不可数名词、抽象名词，如 $me^{31} g\eta \eta^{31}$ “货”、 $\underline{u}^{55} te\underline{u}^{31}$ “水”、 $dza^{31} le^{55}$ “风”、 $mi^{31} dza^{31}$ “火”、 $mi^{55} tsha^{31}$ “土”、 $kha^{55} e\underline{u}^{31}$ “沙子”、 $sa^{31} la^{55}$ “魂”、 $z\eta \eta^{55}$ “宗教”、 $gu^{31} l\eta \eta^{31}$ “运气”、 $a^{55} x\eta^{31}$ “年纪”、 γa^{31} “力气”等，一般不能通过语素拷贝将拷贝语素转化为量词。固有的动词或量词词库中是否有与被拷贝名词搭配的动词或量词，对语素拷贝具有制约作用。当名词没有可与之搭配的动词或量词时，便会促发拷贝名词的整体或部分语素/音节充当与其搭配的动词或量词的句法操作。如双音节名词 $a^{55} dzi^{33}$ “芽”，在固有动词和量词词库里没有表示“发芽”的动词和指称“芽”的量词，于是通过拷贝 $a^{55} dzi^{33}$ 的尾音节语素 dzi^{33} 作动词和量词，构成 $a^{55} dzi^{33}$ (芽) dzi^{33} (拷贝:发芽) “发芽”和 $a^{55} dzi^{33}$ (芽) thi^{31} (一) dzi^{33} (拷贝:棵) “一棵芽”。相反，当名词有与之搭配的动词或量词时，则不需要通过语素拷贝将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或量词，而是直接与已有动词或量词搭配。如名词 $dza^{33} \gamma a^{31}$ “药”，在动词词库中有与之搭配的动词： dza^{31} “吃(药)”、 do^{55} “喝(药)”、 pu^{31} “熬(药)”、 γx^{55} “买(药)”、 du^{31} “挖(药)”等；在量词词库中有与之搭配的量词： dze^{31} “种”、 $t\eta^{33}$ “包”和 si^{31} “颗”等。

(四) 语素拷贝功能的发展变化

语素拷贝将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或量词,丰富了阿卡话的动词和量词。对拷贝式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阿卡话除了固有名词可用拷贝手段构成拷贝式外,借词也出现了拷贝式,这是类推作用的结果。如 $teha^{55}ko^{33}$ “唱歌”在汉语里是短语,借入阿卡话后,被当作由“动词语素+名词语素”构成的双音节复合名词 $teha^{55}$ (唱) ko^{33} (歌) “歌”;当要表达“唱歌”义时,则通过拷贝双音节名词 $teha^{55}ko^{33}$ “歌”的首音节动词语素 $teha^{55}$ “唱”构成名动短语 $teha^{55}ko^{33}$ (唱歌) $teha^{55}$ (拷贝:唱) “唱歌”,拷贝语素在拷贝式短语中作动词。这一句法操作遵循了哈尼语动词居尾的特点,构成了“复合名词+动词”式名动短语。再如汉语借词 $thu^{31}xua^{55}$ “图画”,当要表达“画图”义时,需拷贝其尾音节名词语素 xua^{55} “画”与之一一起构成名动短语 $thu^{31}xua^{55}$ (图画) xua^{55} (画) “画图”,拷贝语素在短语中作动词。

可见,语素拷贝构成名动短语的操作首先作用于固有名词,随着类推机制在语素拷贝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语素拷贝范围得到了扩展,借词也可通过语素拷贝构成拷贝式名动短语。

阿卡话名词通过语素拷贝转化为量词的功能也在发展变化。个体名词可以通过语素拷贝转化为量词并构成拷贝式数量短语,如 $thəj^{31}tshuŋ^{55}$ (臼) thi^{31} (一) $tshuŋ^{55}$ (拷贝:个) “一个臼”、 $xa^{31}dze^{31}$ (筛子) thi^{31} (一) dze^{31} (拷贝:个) “一个筛子”、 $mɛ^{31}gɔ^{31}$ (盘子) thi^{31} (一) $gɔ^{31}$ (拷贝:个) “一个盘子”等,其中的量词都来自双音节名词尾音节拷贝语素。但是,通过语素拷贝而来的量词在使用中出现了逐渐被通用量词 yuj^{31} “个”取代的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此类量词和通用量词可互换使用,如 $phe^{55}thəj^{31}$ (布包) thi^{31} (一) $thəj^{31}$ (拷贝:个) 与 $phe^{55}thəj^{31}$ (布包) thi^{31} (一) yuj^{31} (个) “一个布包”, $thəj^{31}dze^{55}$ (杵) thi^{31} (一) dze^{55} (拷贝:个) 与 $thəj^{31}dze^{55}$ (杵) thi^{31} (一) yuj^{31} (根) “一根杵”等,体现出语言象似性与语言经济性的竞争;二是此类量词有些已经被通用量词所取代,如 $tehe^{55}le^{55}$ (钹) thi^{31} (一) yuj^{31} (个) “一个钹”、 $məŋ^{31}kɔ^{31}$ (马嚼子) thi^{31} (一) yuj^{31} (个) “一个马嚼子”等,体现出语言的象似性被语言的经济性磨损,语言的经济性在竞争中胜出。

此外,阿卡话表示人、动物、瓜果等的名词已经发展出专用的类别量词,如表示人的名量词 ya^{31} “个、位”,表示动物的名量词 mo^{55} “只、头、条、匹”,表示瓜果类的名量词 si^{31} “颗”等。从来源看, ya^{31} “个、位”应来自双音节名词 $tsho^{55}ya^{31}$ “人”的尾音节 (ya^{31} “个、位” < $tsho^{55}ya^{31}$ “人”), mo^{55} “只、头、条、匹”应来自双音节名词 $a^{55}mo^{55}$ “虫子”的尾音节 (mo^{55} “只、头、条、匹” < $a^{55}mo^{55}$ “虫子”), si^{31} “颗”应来自双音节名词 $a^{55}si^{31}$ “果子”的尾音节 (si^{31} “颗” < $a^{55}si^{31}$ “果子”)。 ya^{31} 、 mo^{55} 、 si^{31} 通过语素拷贝转化为量词,名词范畴化后,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类别量词。

ya^{31} 、 mo^{55} 、 si^{31} 等类别量词还可以继续范畴化为其他标记。如 ya^{31} “个、位”作量词时,必须与数词或指示词组合置于名词之后;而当 ya^{31} 单独置于名词短语之后构成“名词短语+量词”结构时,标示名词短语是有定的, ya^{31} 起定指功能。例如:

(13) $xa^{31}ze^{55}za^{31}ya^{31}$ $ca^{31}the^{33}i^{55}$, $mi^{31}za^{31}ya^{31}$ $phe^{55}xəŋ^{31}gu^{31}$.

丈夫 定指 猎物 追 去 妻子 定指 衣服 缝

丈夫去打猎,妻子缝衣服。

(14) $a^{31}zu^{31}ya^{31}$ za^{31} $ni^{31}ya^{31}phu^{31}dzɿ^{55}$ mja^{31} . 老大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老大 定指 孩子 二 个 生 已行体 肯定语气

(15) lɔ⁵⁵bɔ³¹tsɿ³³nəŋ⁵⁵-ɣɿ³³ ɣa³¹ ka⁵⁵la⁵⁵dza³³. 采茶叶勤快的(人)有钱。
茶叶 采 勤快-名物化 定指 钱 有

(16) sɔ³¹bɔ³¹dzo³³-ɣɿ³³ ɣa³¹ a³¹ɣəŋ⁵⁵ɣa³¹. 读书的是老二。
字 学-名物化 定指 老二 定指

以上例句中, ɣa³¹ 分别置于 xa³¹ze⁵⁵za³¹“丈夫”、mi³¹za³¹“妻子”、a³¹zɯ³¹“老大”、a³¹ɣəŋ⁵⁵“老二”等名词以及名物化成分 lɔ⁵⁵bɔ³¹ (茶叶) tsɿ³³ (采) nəŋ⁵⁵ (勤快) ɣɿ³³ (名物化)“采茶叶勤快的(人)”、sɔ³¹bɔ³¹ (字) dzo³³ (学) ɣɿ³³ (名物化)“读书的”等之后, 标示其前的名词性成分是特定的。ɣa³¹ 已经具有定指功能。

四 结 语

哈尼语阿卡话语素拷贝的形式类型既有整体拷贝形式, 又有部分拷贝形式。整体拷贝只能是单音节名词, 但能被整体拷贝的单音节名词较少。双音节名词首、尾音节语素拷贝可以构成拷贝式, 尾音节语素拷贝是阿卡话拷贝式的主要形式, 首音节语素拷贝构成的拷贝式名词较少, 这应该与阿卡话的句法结构有关, 如动词居尾、量词后置于名词。

语素拷贝的主要功能是词类转化, 即拷贝语素转化为动词或量词。单音节名词整体拷贝可作动词或量词, 双音节名词中的名词语素、动词语素、形容词语素和无意义音节可以通过拷贝手段转化为动词或量词。转化而来的动词可表示动作或存在义, 这与句法结构有密切关系——在无施事者的存在结构中表示存在义, 在有施事者的及物动词结构中表示动作。

语素拷贝不是语素的重叠, 而是一种句法操作。名词整体拷贝或部分拷贝在不同句法位置可实现为不同的句法功能。语素拷贝转化来的动词或量词具有依附性特点, 依附于被拷贝的名词, 只有以拷贝式出现时才能作动词或量词。语素拷贝具有特定的范围, 不是所有名词或名词的语素都可以通过语素拷贝转化为动词或量词。但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 语素拷贝的功能具有扩展性, 不仅固有词能进行语素拷贝, 借词也能进行语素拷贝转化为动词。个体名词可以通过语素拷贝转化为量词。这些转化来的量词随着名词范畴化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类别量词, 并可以继续范畴化为其他标记。本文仅就哈尼语阿卡话的语素拷贝进行讨论, 其与哈尼语其他方言土语、藏缅语同类语法现象的共性与差异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白碧波. 1991.《哈尼语存在动词初探》,《民族语文》第5期.
- [2] 戴庆厦. 2009a.《景颇语“宾谓同形短语”的特点及其成因——兼论景颇语附着型谓语》,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四十辑)第213-2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戴庆厦主编. 2009b.《泰国阿卡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戴庆厦、段颢乐. 1995.《哈尼语概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5] 戴庆厦、蒋颖. 2005.《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6] 戴庆厦、蒋颖、崔霞等. 2009.《西摩洛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7] 戴庆厦、李浩. 2019.《垭玛哈尼语宾谓同形短语的特征及其形成条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8] 傅爱兰、李泽然. 1996.《哈尼语的重叠式》,《语言研究》第1期.

- [9] 蒋颖. 2006. 《汉藏语系名量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 经典. 2013. 《碧约哈尼语反响型名量词的特点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6期。
- [11] 经典. 2015. 《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2] 克里斯特尔编. 2000. 《当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3] 李浩、赵正丽. 2016. 《哈尼语垵玛话的反响型量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14] 李批然. 1992. 《哈尼语量词研究》，《民族语文》第5期。
- [15] 李永燧. 1990a. 《哈尼语名、量、动词的同源现象研究》，《民族语文》第3期。
- [16] 李永燧. 1990b. 《哈尼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 [17] 李宇明. 2000.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
- [18] 李泽然. 2013. 《哈尼语词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 普忠良、余德芬、普晋. 2020. 《纳苏彝语量词研究》，《百色学院学报》第6期。
- [20] 王琳. 2020. 《云南建水彝语南部方言名量词研究》，《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21] 徐悉艰. 1987. 《景颇语的量词》，《民族语文》第5期。
- [22] 徐悉艰. 1994. 《彝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第1期。
- [23] 杨将领. 2011. 《独龙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6期。
- [24] 杨艳. 2016. 《哈尼语窝尼话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5] 赵敏、朱茂云. 2011. 《墨江哈尼族卡多话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6] 赵勇. 2021. 《梁子寨哈尼语个体量词功能特征及其演变》，《红河学院学报》第4期。
- [27] 朱艳华. 2013. 《载瓦语宾动同形短语句的特征及形成机制》，《民族语文》第3期。
- [28] 祝安霞. 2021. 《傈僳语名量词探析》，《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29] Inkelas, Sharon & Laura J. Dowling. 2015. What is Reduplication? Typology and Analysis Part 1/2: The Typology of Reduplic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9(12): 502-515.

On the Forms and Nature of Morpheme Copying in the Akha Variety of Hani

YANG Yu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forms and nature of morpheme copying in the Akha variety of the Hani language. Morpheme copying refers to the exact copying of a morpheme to a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 serving a different syntactic function. The patterns of morpheme copy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ull copying and partial copying. Morpheme copying mainly serves the function of word category conversion, that is, turning a copied morpheme into a verb or a classifier. Morpheme copying in nature is a syntactic strategy instead of morphological reduplication.

[Keywords] Akha variety of the Hani language morpheme copying syntactic strategy word category conversion

（通信地址：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